

要写《聊斋志异》 蒲松龄为什么

杨竞



蒲松龄九世孙蒲文珊

蒲松龄出生于山东淄川一个诗书世家，他的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是读书人，几代“科甲相继”，他从小饱受诗书礼仪熏陶，加之聪颖好学，为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研究专家康尔平调查了蒲松龄家乡的知情人，查阅了其他研究者的文章，大致勾勒出蒲松龄的一生。

年轻的蒲松龄曾渴望通过科举考试打开仕途之门。19岁时，蒲松龄以“县府道三第一”的优异成绩“补博士弟子员”。此后，三年乡试，一岁二科考，蒲松龄屡考屡败。为生计所迫，康熙九年(1670年)仲秋，蒲松龄离家远行，到江苏宝应县做知县孙惠的幕宾。两年后又回到淄川，到同邑人毕际友家当了一名私塾先生，教书达30年之久。72岁时，得了个“岁贡生”的虚名。研究者郭维东认为，是科举不第，仕途坎坷，让蒲松龄关注到了社会下层，和群众生活在一起，这成为他创作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，而家乡人谈狐说鬼的习惯，也使他写《聊斋志异》创造了条件。

康尔平介绍说，蒲松龄的儿子在《祭父文》中对父亲当时的创作起因与心态也有描述：“大抵皆愤抑无聊，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，非仅为谈谐调笑而已。”表明了蒲松龄写作《聊斋志异》一是“愤抑无聊”，即以写作寄托与抒发愤抑情感；二是“劝善惩恶”，为底层百姓而歌而作；三是“谈谐调笑”，为人们茶余饭后娱乐谈笑而作。至于《聊斋志异》中故事的素材来源，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篇首“聊斋自志”中写道：“……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。闲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益伙。”说的

是题材来源，有些是从已有的著作中收集提炼而来的，有些是与交谈听来的，还有些是朋友们邮寄来的。

总之，蒲松龄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，能够在清政府严酷的文字狱环境下，用自己编写的小说故事去揭露时弊，表达对人民的同情，是难能可贵的。(本文图片由康尔平提供)

那么，蒲价人到沈阳时，《聊斋志异》原手稿明明是四函八册，到其孙蒲文珊手里时为啥只剩四册？

原来，在光绪二十年(1894年)，蒲英灏来沈阳，供职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，任哨官帮统兼任营务处交涉局、筹济局委员等职。依克唐阿得知蒲英灏系蒲松龄后裔，并藏有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全本，大喜过望，于是商借借阅。蒲英灏碍于情面不能不借，便心生一计：“先以半部两函四册借之，阅毕再以另半部相换。”不料，蒲英灏借出随手挑拣的四册手稿后，便被调守西丰清原一带的大围场，而依克唐阿办事进京后，不幸染病去世。那半部手稿从此再无音讯。故此，蒲英灏传给蒲文珊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仅存半部四册。

1934年，《北平晨报》曾报道“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《聊斋志异》原稿四十六卷”。同时，《盛京时报》亦报道了这一消息：“苏联学术院远东分院图书馆搜集得世界名贵作品多种……已经搜得之名贵作品为《聊斋志异》四十六卷之原稿本……”专家分析，可信度不大。

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告诉记者，1951年，蒲文珊将祖传《聊斋志异》半部原稿捐给国家。同年秋，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将《聊斋志异》半部原稿重新装裱，移交东北图书馆(现辽宁省图书馆)。1952年，《聊斋志异》半部原稿又被送交中央文化部，并一度入藏北京图书馆，后复归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。

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对蒲文珊的爱国主义举给予了表彰，同时为了照顾蒲文珊的生活，奖励了大量现金。蒲文珊深为感动，又将藏于亲属处的《聊斋杂记》手稿也捐了出来。至此，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与《聊斋杂记》辑录稿都珍藏于辽宁省图书馆，而蒲松龄另一珍贵手稿《聊斋行乐图》至今下落不明。

小讲堂

XIAO JIANGTANG

现在发行的《聊斋志异》有没有足本？

蒲松龄一生著述颇丰。据清张元撰《蒲松龄墓表》及清李桓辑《国朝耆献类征》载，蒲松龄的作品除《聊斋志异》外，尚有文集4卷、诗集6卷、杂著5种、戏曲3部、俚曲14种。这些著作的手稿，因年代久远，十之八九已损毁。目前，山东省图书馆有蒲松龄文集、山东省博物馆有蒲松龄诗集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有蒲松龄族谱等。辽宁省图书馆藏《聊斋志异》《聊斋杂记》是属于篇幅最多的手稿。经考证，《聊斋志异》所刻的半部四册中，有237篇为门人代抄。这些代抄篇目比较集中，且完全不是蒲松龄手迹，部分篇目有蒲松龄亲笔改写的文字。那么，我们目前在书市购买的《聊斋志异》是不是足本？康尔平回答说，《聊斋志异》版本很多，抄本也杂乱，很难说哪个本子是最佳的。

2005年，蒲松龄纪念馆等单位共同策划出版了《聊斋志异》传世收藏版。首次将仅存的蒲松龄半部手稿和清康熙抄本半部合璧出版《聊斋志异》康熙抄本是现存抄本中唯一直接依据手稿过录的，抄录者完全依照手稿的格式、体例，不作任何删减修改，再现了原著的真实面貌。遗憾的是康熙抄本也为残本，与手稿本合并后仍缺少部分内容，该版本用较早期的抄本《异史》本补齐。这样3个版本合在一起，既可彼此参照，又能相互补充，完全可以看出手稿原始的存在形态，再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真实面貌。



2012年出版的《聊斋志异》。这是原手稿的影印本，读者可以一睹蒲松龄手稿风采。

《聊斋志异》大约成书于康熙前期，蒲松龄一边给村人讲故事一边撰写，最后再进行修改，直到康熙中期定稿，前后历时40余年。成书之后，蒲松龄因家境贫寒而无力刊行刻本，因此仅有抄本流传民间。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目前唯一发现了作者手稿的作品，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就是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。

记者曾在辽宁省图书馆举办的“册府菁华”馆藏珍贵古籍展上，有幸见到半部四册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。此手稿因年代久远，纸张已经泛黄，但墨迹依然清晰，以竹纸抄写，字体工整。共收237篇，其中206篇为蒲松龄手抄，31篇为门人代抄。

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康尔平是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研究专家。1979年，他在省图书馆部善本组从事善本书库管理工作，从1983年开始研究蒲松龄手稿并到山东走访调查。他告诉记者，《聊斋志异》成书之后，蒲松龄并没有急于将其刻印书籍的想法。直至临终时，还嘱咐其子孙：“余生平恶笔，一切遗稿不许阅读他人。”其间，他的好友、诗人王士禛曾几次借出手稿阅读，并作了眉批。济南朱绅也曾通过他人借得《聊斋志异》手稿逐卷抄录。《聊斋志异》手抄本始流于民间。

由于蒲家清贫，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蒲松龄的手稿一直深藏于淄川城内玉英街蒲氏家祠。其间曾有康熙年间抄本、雍正末年抄本、乾隆年间诸多手抄本见于世。直至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，始有山东莱阳赵起杲“青柯亭本”问世，是为《聊斋志异》最早的刻本。

大约在清代咸丰年间，蒲氏七世孙蒲价人远走东北，定居沈阳。随行除带有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及《聊斋杂记》手稿外，还有《聊斋行乐图》一卷。1869年，庄河人刘滋桂随其父至沈阳读书，与蒲价人相识，得知其家藏先祖《聊斋志异》手稿，便借回一阅。刘滋桂的父亲就“青柯亭本”与手稿本互校，将刻本所遗漏的故事56篇一一抄录下来。1914年，刘滋桂将这56篇故事编辑成《聊斋志异逸编》二卷。

蒲价人恐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年久损毁，故改装为四函八册。由于当时沈阳装裱技术很一般，在装订时，误将手稿上端眉评、校语部分字迹裁掉。此后，蒲价人将《聊斋志异》手稿传其长子蒲英灏，《聊斋行乐图》传给次子蒲英芳，后被蒲英芳变卖。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，蒲英灏迁至西丰。他在解职归田后，居于西丰县城，偶尔会与人谈及家中藏祖上部分手稿，却不轻示人。蒲英灏去世前，将仅剩的半部四册手稿传给了第五子蒲文珊，嘱其无论如何也要保存好祖先的手稿。

蒲文珊是个读书人，对手稿的珍视程度甚于先父——他在住宅内设暗室，专放手稿，即便是亲生儿女也不能够轻易看到。蒲文珊不仅对手稿倍加珍视，对聊斋故事也十分喜爱。他常把聊斋故事后的“异史氏曰”抄录出来给孩子们讲解，还经常给孩子们讲述《狼》《续黄粱》等一些脍炙人口、立意分明的故事，告诉他们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很多故事是借鬼狐来讽刺封建社会，咒骂封建制度的。

1931年初，做编纂工作的袁金铠得知蒲文珊家有《聊斋志异》手稿，便与蒲文珊商借，意欲选印。蒲文珊再三推辞不过，便带着半部四册手稿到省城，面交袁金铠。时隔不久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选印手稿之事一度搁置。至1933年6月，袁金铠方复兴此事，“请遵化史锡华选印校勘之务”。史锡华选择手稿中改削较多，并有王士禛评注，以及“能校勘传本中字句讹误脱落者一十四篇；又选传世刻本遗漏者十篇，计二十四篇、四十四页”，由西丰县一些名流、乡绅出钱，耗资千余元，用珂罗版影印，题名为《选印聊斋志异原稿》，后附史锡华撰《校勘记》一卷。选印完毕后，曾送蒲文珊70册，以为馈赠及存念之用。

当时已充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兼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，曾有意由银行出钱，收买半部手稿，被蒲文珊断然回绝。他在致袁的信中说：“昔，家大父由淄川奉来，携十世祖(实为九世祖)留仙公遗墨甚夥，惜半烬于火，半为叔辈私售外人，仅此《志异》原稿幸存。虽有欲购者，但贫不卖书，古训昭然，又何忍负先世保存苦心也！”态度明确，正气凛然，掷地有声。袁金铠不愿就此甘休，便将手稿存于银行，迟迟不予归还。其间，曾有日寇望月纯一郎、驻西丰日领馆主任参山仓桥、汉奸陈艺等垂涎手稿，先后通过西丰县县长等人传话，愿出重金购买手稿，均遭蒲文珊回绝。蒲文珊认为，把手稿卖给他们，就等于拱手送给了日寇，自己从此也就成了出卖先祖的罪人，更对不起国家。

不久，蒲文珊丢掉了曾充任数年的西丰县立图书馆馆长职务，失业半年后才勉强找到了一个差事，在西丰县康生医院担任了普通的职员。日本侵略者投降后，他在当地学校任教师。

壹 蒲松龄手稿有传抄本

贰 蒲家后人保护手稿历经坎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手稿

省图书馆珍藏半部《聊斋志异》原稿

本报记者 杨竞

提要

TI YAO

《聊斋志异》问世300年来深受各时代、各阶层人士喜爱。作为辽宁省图书馆“镇馆之宝”的半部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，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手稿，系海内孤本。

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是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。大约在咸丰年间，由七世孙带到沈阳。随后，这部名著历经坎坷，传到九世孙时，仅剩半部四册。1951年，蒲文珊将这半部手稿捐给国家。

